

〔美国〕茱迪·米契 著

张慧倩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*Private
Affairs*

事韵人俪



〔美国〕茱迪·米契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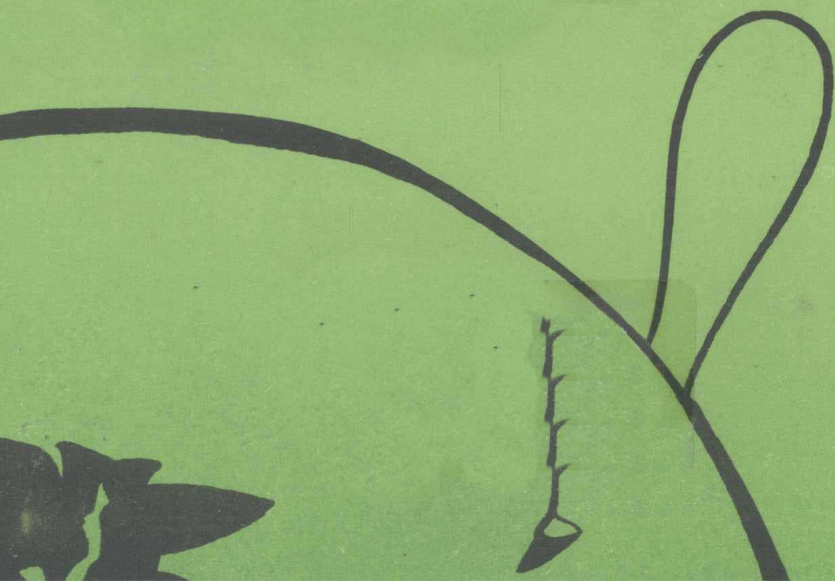
张慧倩 译

俩人韵事

南海出版公司

一九八八·北京

I712.45/25



丽人韵事

作者: 茅迪·米契

译者: 张慧倩

出版者: 南海出版公司

发行者: 山东省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山东新华印刷厂

责任编辑: 任在齐

美术设计: 刘丽萍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2.625 印张 262 千字

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0

ISBN 7-80570-002-8 / I·3

定 价: 4.30 元

主要人物表

丽莎·罗威尔——成绩优异，甫自学校毕业就出嫁的天之骄女。

麦特·罗威尔——和丽莎一样出色的同班同学，娶丽莎为妻。

彼得——丽莎与麦特的儿子。

莉——丽莎与麦特的女儿。

敬哲·鲁克——石油大亨，拥有多元化的大企业。

东尼——敬哲之子，电视界名人。

第一部

第一章

丽莎·

麦特·丽莎与麦特·罗威尔，”牧师宣布。“你们可以亲吻对方，不过他们的动作比他说的更快：两人手牵着手转向彼此，彼此唇轻轻接触，然后垂下眼光迎向明艳的六月太阳，问候众亲好友。

丽莎的母亲搂住她。“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么快乐。”她抬起头吻麦特。“好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朵乌云。”

“是没有。”丽莎注视着高瘦的麦特，他的黑发被午后的微风吹得有点乱，深陷的蓝眼冷静而疏离，直到与她的灰眼相遇，才变得温暖起来，仿佛在拥抱她。“一切都很完美。”

她爸爸贴住她的脸。“时间都溜到哪儿去了？前一天你还是全世界最美的宝宝；突然间就变成了最美丽的新娘，”他拉住她。“还好你们住在洛杉矶，我们不至于完全失去你。”

“小声点，”麦特说：“我爸爸可不高兴——”他在他父亲出现时住了口。“爸，真高兴你能来！”父子互相拥抱，麦特高出一个头，黑发和父亲铁灰色的头发形成对比。

“昨天我实在抽不开身，”他父亲的声音和麦特一样低沉，带着一丝西部腔。“没能参加你的毕业典礼把我气疯了。你是不是很受人注意？”

“他是全班的焦点，”丽莎说：“每一个奖都是颁发给他的——”

“除了丽莎得到的那些奖，”麦特说：“我真正的焦点是我的新娘。每个人都预料她将会第一个成名。喔，爸爸，你还没见过丽莎的双亲，司本赛和莉蒂亚·伊文斯。”

“沙齐瑞·罗威尔，”麦特的父亲一面握手一面注视莉蒂亚。“丽莎的美是遗传的。只不过——你不象她母亲，倒象是她的姐姐。”

莉蒂亚愉快地笑了，知道这并不是客套话。她和丽莎的确神似，两人都宛如舞者般苗条高雅，以坦然的眼光正视这个世界。两人都是金发，莉蒂亚的则渐渐转为古铜色。

他们五人在莉蒂亚的花园中欢迎宾客。鲜红色的中国姜花以高大的飞燕草为陪衬。他们的前方有无数橙色与粉红色的金鱼草。

丽莎有如一朵纤长的白花置身在这绚丽的色彩中，及地大圆裙随着她款摆；发梢插着一朵白色兰花。她和身穿浅灰色西服，襟上插着白玫瑰的麦特是众人注意的中心人物。他们的幸福和快乐也让每一个人都看在眼里。

“最出色的一对，”一个人在司本赛身边说，他转过头看见是那位投票支持麦特和丽莎得到哈泼奖的教授。这是这所新闻学校首次将这个奖颁发给两个人。“我们无法做取舍，”他对司本赛说：“他们的每一个报道都是合作的。你知道，我们象等待圣诞节的孩子似的期待这些报道。他们使教师成为一份令人兴奋的差事。”教授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两人。“将来麦特会成为发行人，丽莎将会写专栏，日后两人很可能会拥有一份报纸。”

侍者迅速地架好圆桌，摆上餐具和食物。笑语和音乐声融合为一。司本赛举起酒杯。“敬麦特与丽莎，祝你们福寿绵延，幸福成功。也希望你们能得到普利兹奖，替教授们增光。祝你们心想事成，一生顺利如意。”

大伙纷纷把酒杯送到唇边。东尼·鲁克乘机拍下一张照片。

“谢谢你，东尼，”丽莎说：“我们不需要专业摄影师；你肯帮忙实在太感谢了。”

“亲爱的，我喜欢人家需要我。见过内人吗？琴琦，这是我常提起的丽莎·伊文斯。不，现在是丽莎·罗威尔了。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”丽莎笑着说，笑他又露出了夸张的本色，有意装傻，借机掩饰积极进取的一面。“幸会，”她对琴琦说，然后紧张地转向东尼。“我看见你和麦特在吃饭前说过话，那么你们已经认识了。”

“麦特和我有许多共同点，”东尼立刻说，然后顿一顿。“我们的父亲很相象。”

东尼的父亲敬哲·鲁克正好走过来听见这句话。“在婚宴中数落父亲是不恰当的。”他说着拉了张椅子坐下。东尼的脸一沉，把椅子挪开一点。“莉蒂亚，司本赛，真高兴再见到你们；丽莎，我们都好想念你，我们两家实在分开太久了。”

“搬家的是谁？”莉蒂亚问：“我们还在这儿；而你却搬到休斯敦去了。”

“并且买了幢足够你们全家住的房子。”鲁克说。丽莎打量着他，不懂他何以不明白别人不会因为他是敬哲·鲁克而亦步亦趋地追随他。她承认从来没见过象他这么英俊威风的

人，相形之下，他的儿子东尼自然显得稚嫩许多，而东尼也有三十岁了。“这位是你的公公吗？”鲁克问丽莎，一面对沙齐瑞伸出手。“敬哲·鲁克，休斯敦人。司本赛、莉蒂亚、丽莎的老朋友。”

“沙齐瑞·罗威尔，圣塔菲人。”

“你生在圣塔菲吗？”

“内佛，”沙齐瑞吃了块牡蛎说：“是个山中小镇，属于另一个世界。有长长的山谷和一条河，孤立、安静、美丽……”他抬起目光停在远处。“现在住在那儿的只剩三十户人家。西班牙人把它命名为‘内佛’，就是崭新的意思。我的祖父是牧场主人，他买下一些土地，盖了幢房子。我父亲和叔叔生在那里。麦特跟我是仅存的家人。将来我打算回去养老。”

“我真想去参观，”鲁克说：“改天你可以带我去。”他转向丽莎，“你和麦特会来看我吧？我一直希望你成为我的女儿。你知道我甚至考虑过撮合你和东尼？”

丽莎的脸上闪过惊讶、难堪的神情。“原谅我，”鲁克说：“在婚礼中提及旧情不太妥当。你和麦特找到住处了吗？”

“一幢公寓，”丽莎的脸色缓和下来。“很宽敞，可以在家里工作。报社的一位朋友得知屋主要出售，就打电话先通知我们。”

“你们的运气真好，”东尼的妻子琴琦突然说：“得到公寓又得了奖。”

沙齐瑞粗声说：“还可以去洛杉矶工作。我知道这是份好差事，你们有才气。但是我必须说，在我花了一生精力为儿子经营一家公司后，他却不感兴趣。现在我又老又衰，你竟然不能陪着我——”

“爸，”麦特笑了，眼光却是严肃的。“你才五十六岁，根本不衰老。那家印刷厂也是你为自己创设的；它是你的生命。”

“我们都会想到未来，”莉蒂亚说：“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年龄，司本赛和我正在计划告老还乡……”

“婚礼与告老还乡，很棒的组合。”麦特笑着说，随即把话题转到其他方面，谈起休斯敦。

“一个动乱、残忍、没水准的城市。”东尼恨恨地批评着。

“满腔怒火。”麦特对丽莎耳语道。

“他恨的不一定是休斯敦，”她低声说：“说不定是恨不能成为演员，被迫替他爸爸工作。演戏是他毕生的梦想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落到待在休斯敦的石油公司里。”

切完结婚蛋糕、敬过十几次酒，最后客人终于陆续离去。麦特则始终忘不了父亲说的话。“他不会原谅我们。”他和丽莎坐在公寓的阳台上时，对她说：“他觉得被人遗弃了。”

“我替他难过，”丽莎说：“这些年来他都在等你回去。”

“他有他的朋友；我们可以回去探望他。”他起身将丽莎拉起来。“别再担心他了。我们还是办我们的私事吧。”

丽莎伸手拥住他。“我还没有称呼过你老公呢。”

“老公，”麦特的嘴唇凑近她。“我很喜欢这个称呼。‘老婆’怎么样？”

“给我五十年去习惯吧。”丽莎喃喃地说。麦特的手找到她背后的拉链，两人缓缓地探索彼此，发现尽管已经共同生活了一年。此时的感觉却仍然与以往不同。“会不会是因为行过婚礼，感觉才这么不一样？”丽莎说。

“是牡蛎的关系。”麦特说完两人都笑了。“亲爱的丽莎。”他喃喃地呼唤声，似乎能够深入她的灵魂，使她在他的唇和手

下融化，她将他拉进怀中，他们是一体，永远不再分开。而最后的一道夕阳正被布满星斗的黑夜吞噬。

麦特伸手拾起从她头上落下的兰花，放回她的发梢，摸到她冰凉的皮肤。“待在外面太冷了。回到床上去如何？也许对新婚之夜来说太平凡了，不过却比较暖和——”

他们听见客厅传来的电话铃声。麦特的双眉一皱。“别理它。谁会在这——”

“不行，麦特。”丽莎说着站起身走进落地窗。

“罗威尔太太吗？”她拿起电话后对方问：“这儿是强森医院急诊室。沙齐瑞·罗威尔先生刚送进来，好象是中风；医生正在——”

“他还活着吗？”丽莎惊叫着。

“还活着，不过医生还在检查。”

“是你爸爸。”丽莎把电话交给走进屋来的麦特。“他中风了——还活着——”

“我们会尽快赶来。”麦特对着电话说。

躺在加护病房的沙齐瑞，脸色与护士身上的制服一样白。麦特和丽莎俯下身听他说：“不要走……需要你们……一阵子。”他闭上眼睛。“替我管管公司，不要离开我，麦特。求求你。丽莎，去跟他说……告诉他我需要你们俩……求求你们……”

医生把他们两人叫到走廊。“情况并不坏，左半身可能会瘫痪。你们家有中风遗传吗？”

“没有。爸爸几乎从来不生病。我的祖父母也是两年后才过世的。”麦特无助地说。

医生请丽莎到楼上等候，表示要和麦特单独谈谈罗威尔家的家族病历。

丽莎在日光浴室踱步，觉得泪水涌上了眼眶，于是打电话给母亲。“我只想听你告诉我没必要害怕。”她对莉蒂亚说。

“我这就赶过来。”莉蒂亚说。

她抵达后看见丽莎蜷缩在一张藤椅中。“他怎么样？”

“不知道。麦特还没回来。妈，他要麦特回去替他经营印刷厂。我们得搬去圣塔菲。

“你们不能这么做！”莉蒂亚搂住女儿。“难道不能暂时等一等再说吗？也许他要几个月才能复原，我们可以想办法，甚至请一位经理，直到他恢复健康……”

“恐怕不行。几个月的时间大概还不够。他也不肯暂时关闭工厂的。”丽莎擦干眼泪说。

“他的希望和你们的志趣是两回事。”

“我爱麦特，必须协助他。麦特非常敬爱父亲。他的母亲撇下他们离家出走，这些年来他们父子相依为命。我不能自私的要求麦特留下来，不回去照料父亲的工厂。”

麦特回来后吻吻莉蒂亚。“很高兴你能来。”他在丽莎身边丧气地坐下。“真该死。”

“你要回去？”丽莎说。

他跳起来走远一点。“我能怎么办？我是他唯一的亲人。我们别无他法。天啊，我们所有的计划都……难道要我我对他说：‘我们现在有一份好工作，你只能靠自己了。我们将来打算买下一家报社，所以你必须自己应付你的工厂。’我能这么说吗？”

“不，”丽莎说：“麦特，坐过来。”

他坐了下来。“工厂是他的，我根本不要。可是我没有办法。”

“这不是永久性的。”丽莎用平稳的口气说：“等到他复原就可以负起全责。他才五十六岁，一定会康复的。”

莉蒂亚站起身。“我很为你们骄傲。我想去喝杯咖啡，你们待会儿到餐厅来好吗？”

“谢谢你，妈妈。”丽莎望着麦特说，待母亲离去后。“你怎么跟你爸爸说？”

“什么也没说，我要先和你谈谈。”他紧捏拳头又放开它。“我保证这只是暂时的。然后我们再回来找工作，重拾一切。我们的时间还很多。”

丽莎伸手环住他。“没关系，麦特。”

“所有的梦想，”他搂着她喃喃地说：“我们都会去实现，只不过需要较多的时间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丽莎又说：“我们拥有彼此，这才是最要紧的。现在我们去喝咖啡吧，也许还应该列一张单子。我们有许多事要做。”

有许多事不能做，她想，不要自私，想想沙齐瑞和麦特，你还年轻。于是她和麦特一块儿下楼，把皎洁的月光抛在身后。

第二章

新娘新郎站在院子里接受贺客们的祝福。不远处的一棵橄榄树下摆着长长的自助餐桌。

新郎的父亲用大手帕擦擦额头，端起两杯香槟走向丽莎。“为我们的健康干杯。希望它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支持我们。”

“你需要什么？”她笑着问。

“耐性，因为我不喜欢宴会；还有精力，因为不久之后我就要和许多不喜欢的女人共舞。我倒不在乎陪伴你，你真是一年比一年美丽了。”他们的杯子相撞一下。“为什么如此沉默？”他在丽莎不说话之后又说。

“我在回忆自己的婚礼。当时的花园几乎和这座一样漂亮。大家都怀着期待，预测新婚夫妇会前途无量。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。”

“他们的预测正确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她本能地回答。新郎的父亲仔细盯着她，但是他们很快就被其他客人插进来，他只好叹息一声让开。丽莎一面听大伙聊天，一面做记录，眼光停留在新郎新娘的脸上。她吸了一口花香。一年前她和麦特扩建了他们的家，可是没有眼前这么灿烂的花园。土地不够，钱也不够，她遗憾地想。

新郎的父亲回到丽莎身边。“陪我跳支舞好吗？”

“只跳一支，”她说：“然后我要工作。”

他把手伸向她的腰。“象你这么美的女人应该受尽爱护，而不是这么辛苦的工作。”

他的态度很严肃，丽莎强忍住笑。“我的工作对我很重要。”一舞结束后，她礼貌地退回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，为《圣塔菲调查报》的社交版写一篇有关婚礼的文章。

“象牙色缎料配上珍珠，”她写得飞快。“新郎是新任律师，父亲在州政府中是影响力深远的立法委员。”她一面写一面想自己的家人：荷莉和彼得在圣塔菲学院念暑期班，现在应该回家了；麦特这周聘用了一位新助理，在家的时间会多一点；沙齐瑞三个月前去世，至今仍旧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因为他们过去的十六年都是围绕着他而活的。

他的死对麦特和丽莎造成极大地打击，使两人的生活失去了目标。我们需要假期，她想，离开那幢房子和沙齐瑞的影子。

但是印刷厂由谁来管？他们一直请不起经理。她的工作又当如何？有许多记者想进入调查报，因为它的对手领袖报只是一份微不足道的周报。荷莉与彼得有他们的事情，也许并不想旅行。他们还是再等一段日子吧。

我们永远在说，现在还不行，以后吧。

她低下头专心写完稿，起身走向新郎新娘的双亲，跟他们道别。客人都知道她替调查报工作，都希望她会在文章中提及他们。当大家问起她的文章内容时，她只是含笑摇摇头。麦特是在她交稿前唯一看得到文章的人。不过近来他也很久没有看了。

他们有许多事情不再分享，她一面开车一面想，顶多只是

谈谈日常生活中的琐事：房子、孩子们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时常想到婚姻中的变化，而不去想一些美好的事物。

从举行婚礼的现场到家，路途并不遥远。狭窄的街道旁全是泥砖建筑，雕花木门，枝叶茂密的大树。总有一天，假如能够拥有自己的专栏，她会写一篇文章介绍圣塔菲。“一座由两种颜色组成的如画小城：暗粉红色的泥砖与墨绿色的树，宁静、缓和——”

够啦。她把车开进大门停妥。她为什么要自欺？她没有专栏，因为编辑不会让兼职记者拥有专栏。她也不可能全天候工作——她必须协助麦特经营印刷厂，理家，照顾儿女。

“妈！电话！”彼得在门口挥手。他靠在门上注视她走过来。等他度过尴尬期，将会和麦特一样高大英俊。十四岁的他一天比一天长大，时而发发牢骚，时而开怀大笑，在家里与家具相撞，骑在马上却高雅而自如，躲避母亲的亲吻，有时又毫无警告地抱起母亲在屋内笑着打转，使丽莎想起麦特——她觉察到麦特好久没有笑了。

“是知名不具，”彼得说：“你那位闪亮的电视明星。”

“东尼·鲁克。”她说着和他一起进入室内，拿起厨房里的电话。东尼悦耳的声音立即传入她耳中，宛如拥抱。

“亲爱的丽莎，我在洛杉矶机场，正要去纽约，想弯到圣塔菲来看你。你能不能在三小时后来机场见我；我们可以吃顿晚餐，然后你再送我去旅馆，我明天飞往纽约——”

“东尼，我今晚不能和你吃晚餐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知道这种机会有多难？我的经理象条龙似地死守着我。丽莎，梅巧玲离开我了。”

“喔。”梅巧玲。这一年来东尼提起过她几次，不过丽莎对

他和他的妻子们一向不太了解。“很遗憾。”她说。

“我也是。我喜欢她。她觉得无法与我共同生活。也许吧，也许我没娶对女人。你为什么不能和我共进晚餐？”

“因为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六周年纪念。”

“和同一个人。不可思议。你们仍然象在婚礼时那么凝视彼此吗？我已经没有机会了吗？很久以前就没有了。”

“东尼，不要这么戏剧化。”

“戏剧化是我的天性。那么我不耽误你打扮了。我可不可以回家前顺道来看看你？下星期三？你应该也想见见我吧？”

他的声音有如天鹅绒般温暖，不时自嘲着，永远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是否真心。十年前他离开父亲的公司，口袋里只有几块钱，打电话告诉丽莎他要去洛杉矶成为电视界名人——他成功了。如今他名成利就，住在马里布的巨宅内；从去年开始每个月打电话给丽莎两三次，表示只有跟她才能沟通，因为只有她认识成名之前的他。

“亲爱的，我必须见见你。”他说：“除了我的冰箱，我没有说话的对象，我在意大利买了座农庄——有二十个房间——我需要把我的事告诉别人。丽莎，你在听吗？”

“过两周再说吧。”丽莎心烦意乱地说，他永远能使她觉得讨人喜爱，同时也觉得自己是个困坐沙漠中的无趣妻子，等候东尼从缤纷绚烂的另一个世界飘然而至。

“那时候我在欧洲，那么四周后呢？”

“好吧。不过只能吃午餐。我来接机。”

“他想访问你啊？”彼得在她挂电话之后问。

“我们还没有那么出名或恶名昭彰。”丽莎轻快地说：“你

喜欢我们有名吗？”

“不喜欢。我不象荷莉，不希望惹人注目。你也看过那家伙的节目，妈妈，他喜欢在几亿人面前出人的洋相。”

“三千万。”丽莎说，心想应该找机会和麦特谈谈彼得的羞怯与孤僻。他们以为他在高中会交到朋友，然而他却越来越退缩，似乎比同年的孩子幼稚，一有空就去印第安村落。

“他不想访问你，那么他想要什么？”

“一个朋友。”

“有三千万观众的人一定有许多朋友。人们会邀请他赴宴，在街上拦住他。”

“我只知道他有许多影迷，那些人不是他的朋友。朋友应该是单纯的喜欢你本人，认为你很幽默，有共同的兴趣。”她吻吻彼得的脸。“慢慢来，你会交到朋友的。也会有女朋友。”她温和地说。

“嗯……”彼得耸耸肩。“他会来吗？”

“你是说东尼？会的，过几周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他。”

“友谊发展的理由有很多，没有必要去一一解释，彼得。”

他又耸耸肩，开始在厨房闲逛，丽莎取出冰箱内的肉和辣酱。我为什么喜欢东尼？她扪心自问。他使我觉得自己乏味、落伍——但是又能带给我外在世界的刺激，使我欢笑，觉得年轻，这正是我经常需要的。

但是这些事应该由麦特来做。她皱起眉头再次纳闷自己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要如此挑剔？然而打从沙齐瑞去世后，这些念头就象排山倒海般的袭来。

其次就是今天下午的婚礼，使她联想起十六年前在她双